U
101
Y8
1639
v. 16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栁晟慰勞府兵

唐憲宗元和元年、以栁晟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失處分）怒、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曰爾曹何以得（不亟驅則事機失矣）反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言闢以不受詔命故爾（勢禁）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爾以爲功邪衆皆拜

謝請請戍所

芑山氏曰借誅劉闖事遏軍士亂萌誘之以功懾之以誅聽者自當讋服然非晟慧智不能

李愬行視士卒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以李愬（李晟子洮州臨潭人）爲唐鄧節度使、討淮西吳元濟、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于戰攻進取、非吾事也（雖安士卒即以愚賊）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袁滋）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與或言更寄但當託詞以荅之）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

以嘗敗高袁二帥○高霞寓袁滋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

芑山氏曰韓淮陰用怯破龍且○愬于元濟亦然○

敕置淮西行縣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自吳元濟叛、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敕置行縣以處之、爲擇縣令使之撫養、併置兵以衛之

（綱目削此非是）

或曰、行縣置而人知有唐、淮西自是不足平、此特爲招降地耳、至於軍無匱餉、其得策又在置淮潁水運使、揚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溵

輸於鄜城。以饋淮西行營。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此必晉公之謀。它人弗逮也。

惟適氏曰。縣令不可不擇。苟非其人。雖置行縣。民豈來歸哉。綱目削此。見經術疏略處。

李愬厚撫降將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唐鄧節度使李愬謀襲蔡州、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嘗爲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我因吳氏再生。故爲吳氏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

○操○縱○有法

綱目缺此數語

將士良言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士良擒光洽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名曰忠義而用之賊中降者相

用惠

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遣之衆皆感泣愬每

即借降卒爲謀

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繇是知賊中險易遠近虛實愬厚待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淮西騎將守興橋柵將率士

卒刈麥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
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揺幟于前若將焚其麥積者
非○用○伏○不○可○
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
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鄉日多殺官
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更
陰○用○秀○琳○言○將○士○皆○莫○之○知
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即李憲屏人語或至夜分它
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
卒不悅諸軍日牒愬稱得賊諜者言祐爲賊内應愬
詳○寄○至○此○
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意不欲

卒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
○私○欲○借○衆○口○使○祐○感○已○
謂衆曰諸君既以祐爲疑請令歸死于天子乃械送
但當○以李祐生殺請命、天子少塞衆口、天子自釋
祐、不○必○械○送○京○師○械○送○則○多○煩○往○返○矣○
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以
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
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
○更○張○有○法○
語不寐達曙舊軍令舍諜賊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
寄○耳○目○于○賊○諜非愬不能
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遣兵攻朗
○宜○也○知○不○必言
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歎然曰此
近日、撫鎮非無兵○人○不○諳○教○
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

習耳非用躰不能成功

之使嘗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元濟兵勢日蹙上表請罪願束身自歸詔許之而爲董重質等所制不得出

芑山氏曰愬志在襲蔡其所以得要害者在撫循降卒厚待賊諜使樂爲用耳方畧具有次第至如密表還祐祐感恩圖報信之深故任之篤此又愬知人之明非諸將所測也

中人之下莫非吾師所觀者之[illegible]

家黨遭逆禍啟良開書下深故任之篇此文憩

將李陵命故謀使案務開其力各具有次第至極

屯山凡曰聽志在蘗祭并所以作設宮者在漁箭

理讀宇所制不得出

濟兵費日發上表請罪願東身自縛詣許之而徐黃

之權宇為行備欲以襲恭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宗

〇買〇[illegible]〇非〇用〇攝〇不〇稿[illegible]

裴度督討淮西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饋運疲
敝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唐人
賊不減兵可、罷乎誤甚、○急○言○便○有○邀功喜、事之、
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
嫌恐無益于○國
臣請自往督戰上復謂度曰、卿眞能爲朕行乎、對曰、
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
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
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以度爲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

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將行。言于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不必爲此語）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不必流涕）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楚德棻裔孫華原人）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機智）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楚爲中書舍人。度遂行。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

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爲備擊却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

此賊所以不易滅也奏除最得要領

中使監陳進退不繇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

成功之本

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

芑山氏曰散逢吉之黨使無中制又奏去監軍皆晉公慮事深詳處但賊滅賊在數語微涉兩端未免滋帝疑慮耳度既觀元濟表知賊窮蹙將行空慨然曰誓不與賊俱生賊平即歸闕見陛下一以折寀相罷兵之言一以堅憲宗討蔡之志此事機

之萬全者也。度不出此。而爲是楚澀悽惻語。獨何哉。

又曰。宋仁宗時。討元昊。以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鈐轄。與監軍無異。願罷勿遣。不聽。此與裴度奏去中使監軍同。然有聽有不聽。朝廷疑斷異耳。

卓菴氏曰。宋寇準請眞宗親征契丹。王欽若沮之。不獲。自請北行。準慮欽若多智。妄有疑沮。乃奏改欽若判天雄軍。與度罷楚爲舍人。同一機智。

李愬夜襲蔡州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李愬討吳元濟、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往亡立春後七日驚蟄後十四日清明後二十一日立夏後八日芒種後十六日小暑後二十四日立秋後九日白露後十八日寒露後二十七日立冬後十日大雪後二十日小寒後三十日其日謂之往亡日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

不爲天官時日所惑

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

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時董重質守洄曲）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羸卒可使○守乎賊失○計在是）愬然之遣掌書記鄭澥（胡買反）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命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殿其後軍出（○密○）不知所之（此○愚○士○之○法○）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疾○徐○之○節○）

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

孫武所謂懸無令之政多此類

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

此輩安可使之監軍

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

惟風雪陰晦烽火不接故賊不知──孫武九地篇

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

云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

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

之以利勿告以害　愬紀律如此

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

鵝鴨皆兵

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

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

鄉導

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為坎以先登

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寢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

宜併擊○柝者殺之自以○卒代擊○恐彼駭而逝○未必

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知覺雞

擊如○故也

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

宜疾○掩元濟蓋襲侵容○聲出賊不意○須防他變○耳

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

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

于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

先是巳分兵斷洄曲○

懼○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

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

重○質爲謀主屢敗官軍重質○降則元濟孤

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

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于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厨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于鞠場。以待裴度。上御興安門受俘。以元濟獻于廟社而斬之。

反側自安可以善後

或曰。淮西之役。非李祐先導。則李愬不得入。鄆州

之後。非劉悟反戈。則田弘正不得入。故克強敵者。必有內主。方得成功。而御大衆者。一失人心。必至內潰。此得失之機也。

芭山氏曰。李愬之襲蔡州。皆因敵制勝。以逸待勞。既委任李憲李祐。而又遺書重質。使單騎來降。凡元濟所恃爲腹心者。皆得而用之。元濟尚能與官軍抗哉。至于留史旻鎮文城。留義成軍鎮烽子。此又不必然之慮。欲滅賊而先自固者也。

又曰。惟愬能用祐。亦惟祐樂爲愬用。故卒擒元濟。

然愚意凡用俘虜爲鄉導者。須防賊陰持姦計。爲其誘誤。必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又當厚其頒賞。要之爵秩。仍選腹心智謀之士與俱。防其携貳。然不如素蓄堪用之人。但能諳練行途。亦不必土人也。此尤謹察鄉導之法。不然。如 本朝淇國公丘福。誤信虜酋。至全軍皆沒。覩愬之用祐。孰失孰得哉。

卓菴氏曰。兵家惟用降最難。盖慮爲賊間也。愬之于祐。固不可多得。然使後世懲丘福之弊。每得降

率無問誠僞賢否一槩棄之如瞽無相亦何以克敵哉愚謂用降之道宜倣周禮五聲求情之法始按其辭繼觀其色又察其氣賡之以耳之所聞證之以目之所見則人之賢否誠僞畢露而我因有以用之苟其賢而誠也便當待以不次推誠委任雖素蓄堪用之人有不能望其倫等者然後得其死力藉之成功倘既巳信任而又使腹心智謀之士齮齕其間彼必疑不自安萬一反爲敵用則是自求辛螫矣可不慎哉

裴度以蔡卒爲牙兵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李愬平淮西吳元濟、裴度建彰義（彰義淮西藩鎮）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途、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脅從罔治）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詔淮西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

兒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収瘞給其家。

范氏曰。裴度伐叛柔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爲暴。唐之爲仁。故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盖人心先服故也。

芭山氏曰。度深明脅從罔治之義。又能濟虐以寬。其所謂蔡人吾人。皆推誠直致。與朝四暮三自別。

韓愈宣慰王庭湊

唐穆宗長慶二年王庭湊（庭湊成德兵馬使先是殺節度使田弘正）圍牛元翼於深州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愈既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庸人）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于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

（與經生牽止異）

（先酒適其心使自爲地）

愈曰爾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

○寬○他○一○步○恐○激○則○生○變○

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

○伏○之○以○害○

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孩提

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劉

誘之以利○

悟李祐今皆爲節度使爾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

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

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

○禁○之○以○勢○

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

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芑山氏曰。愈詰責庭凑。皆從利害禍福。曉然易見處。明白開導。令其自悟。雖欲倔彊恣横不可得。古今駕馭强暴之術。辭嚴義婉。往往如是。彼激亢相加。詬厲紛然。特匹夫悻悻者所爲。非不辱君命者也。

又曰。方愈承命宣慰時。胸中籌畫先定。非倉卒取辦者。此正與捷給口辯不同。

李絳議授劉從諫節度

唐敬宗寶曆元年、昭義節度使劉悟卒、子從諫以遺表求知留後、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加于人。又昭義素貧。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

布置新使巳至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
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
命將士必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
之意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别更除人
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
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勅宣示軍
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速
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
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

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蓄兵刃足明群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孰計利害決無即受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以從諫為留後

此又與律合

政以賄成大事去矣

芑山氏曰元和中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衆議與兵討魏博絳乞即降白麻除田興節度使令昭義劉從諫求知留後絳又謂無即受之理或予或斬或徐或疾非畏田強輕劉弱也一以勸諸鎮忠順一以遏昭義要求處分自不同耳

裴度諫脩東都

唐敬宗寶曆二年上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脩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東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有司廨舍率已荒阤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幽鎮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脩東都乃勅罷之

或曰事有不必危言激諫。而徐俟主心自悟者。如裴度不極言東都必不可往。但云宮闕荒陋。宜加脩葺。則行幸之駕。不挽而自回矣。張猛止漢元帝酎祭宗廟。勿御樓船。皆用此法。

裴度議處分朱克融

唐敬宗寶曆二年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先是克融殺張弘靖赦克融爲平盧節度使克融以爲疎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脩宮闕云五千故知是虛語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勅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于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省事○○○○○○○○○○○○○○○○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

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〇不得不歸咎有司〇朕甚欲知之〇已令區處〇其將士春衣〇非朕所愛〇但素無此例〇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不可獨與范陽所稱脩助宮闕皆是虛語〇若欲〇此裴度對敬宗〇語直挫其姦〇宜云丁匠宜速遣來〇已令所在排比供擬〇宜如此直告〇克融若且示含容〇則云脩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〇如是而已〇不足勞聖慮也〇上從之

芑山氏曰〇詔書辭旨〇悉中機宜〇但助修既是虛語〇姑示含容可也〇丁匠宜速遣來一語〇微涉權譎〇蓋既罷脩東都宜明告克融以不幸東都之意〇直云

不假丁匠往來。理明義正。尤不失王者氣度。安得
詭云已令排比供擬乎。萬一我以詐往。彼以詐來。
是詔令不信于諸鎮也。所失豈細也哉。

古方略

卷之四

二十六

慎貽堂

常處厚戒史憲誠

唐文宗大和元年、橫海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權知留後、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遵朝旨、移同捷爲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諸鎭、構扇同捷、使拒命、乃悉加簡較官、同捷託爲將士所留、不受詔、武寧節度使王智興請討同捷、許之、削同捷官爵、同捷遣子弟賂河北諸鎭、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憲誠與全略爲婚姻、同捷畔、密以糧助之、裴度皆不之知、謂憲誠無二心、憲

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于上前以百口保爾使王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

綱目使字下闕王字

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

本朝于慎行曰。二公同事而疑信不同。其自相矛盾。宜也。然以兵機論之。以相反相濟。一推誠以待之。一明法以示之。使其畏威懷德。而潛遏叛亂。蓋亦經略之大計也。故爲國之臣。以異見爲同心。而爲私之臣。以小隙誤大計。國之濟否。于是焉在。可不愼哉。

李石鎮定訛言

唐文宗大和九年、自六道廵邊使還京師、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靈二州名等道廵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

此人、豈可令忝、竊相位

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衛大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閉郎欲剽（此輩往往為亂首）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芭山氏曰全操等果為亂當有陰謀在道揚言則訛言可知況全操等僅六人不聞旁結宅黨又豈有六人而能盡殺儒服者乎石逆知無是事故堅坐鎮之非貿然皆受其斃也

又曰。自李訓鄭注謀誅宦官。甘露之變起。而仇士良等。以討賊爲名。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姦罔。兵衛甚設。鬼得誅之。願上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兩道所獻。並乞停寢。按李石斯言。可謂不惑于禍福矣。但石與鄭覃同平章事。目見王涯之冤。旣不爲昭雪。一

時株連死者甚衆。士良等以討賊進階遷官有差。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而石依阿苟容。不審去就之義。卒爲士良所嫉。潛遣盜射石微傷。石懼始辭位。此果可謂忠正無邪。神靈所祐者乎。尚自謂盜賊必不能傷乎。愚謂石之言。特矯情鎮物耳。其實中心不能無疑懼也。 本朝陳仁錫見石去兵衛。鎮訛言。稱石大有膽識。非也。

赦諭烏介可汗

唐武宗會昌元年、遣使慰問回鶻烏介可汗、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大和公主、（大和縣名公主憲宗女自武宗姑先是嫁回鶻）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干（回鶻大臣稱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于唐、回鶻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巳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

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借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于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尋遣使行冊命。而烏介屢擾邊境。遂不果行。

芭山氏曰。不許借城。而但賑米許援。體尊意和。最得御夷機略。

李德裕議降劉稹

唐武宗會昌三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爲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以李石爲河陽節度使石從兄恬爲洛州刺史石至大原劉稹遣軍將賈群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群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僞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不答恬書云前書未敢奏聞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

示輕納亦不峻拒立言有法

護從歸關若虛爲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
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使積奢梟
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

芭山氏曰昭義將李丕降不計其誠僞而遽賞之
積降而德裕不納何與或曰懼積之復叛也樂受
積降而姑遲之也予曰非也德裕之賞丕欲徵示
招來漸携賊黨孤積勢耳今積方窮蹙諸道協心
不誅積不已積卽委心歸順宜深拒勿納俟積內
潰正之以討叛之法使諸鎮明知叛唐卒蒙顯僇

誅一穦足以警諸鎮豈得遽受其降而少寬之哉是故丕降可賞穦降必不可受或受或拒理勢固然無足怪也

猶無足怪也

是故王者可以賞罰隆必不可愛者愛故但賞罰

譴一賴是以警請與豈得遂受其隣而少六六賞

詔督王宰進軍

唐武宗會昌四年、討劉稹未克、李德裕言于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相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雄所屯距上黨裁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晏實今爲磁州刺史。爲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爲此也。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

在抑私懷德禍言于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取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大原而戍兵（河東兵戍榆社者）先取王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爲河陽節度使

芑山氏曰不惟激發尤陰寓牽制之術

王式討裘甫

唐懿宗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作亂、初甫攻陷象山觀察使鄭祗德遣兵討之、大敗、甫遂陷剡縣、衆至數萬、鑄印改元、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救于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祗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祗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將士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爲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邀職級、竟不果

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
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
孜知式能破賊
由式觀之决勝制敵豈必盡武人
攻西班中無可詰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
安南威服華夷可任也乃以式爲浙東觀察使徵祗
德爲賓客召式入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
宦官豈可與議此
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爲國家
成功未有不費少財者
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
延日勤寇獨耗財何也
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群盜將蜂起應之國
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

○惟○惜○小○費○將○衆○費○五分○多○

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裴甫分兵掠衢婺明台等州明州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葅醢况保貨財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爲固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入餘姚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

見○式○威○望○素○著○

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暀暀王去聲歎曰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

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脩石頭城守之、宜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崇簡（泉甫小帥）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進士王輅在賊中、（此人何爲至此）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僞進士畫策類如此）甫畏式猶豫未決、式行、入柹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

其將、久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熟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窺吾所爲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死式入越州既交政餞祗德于遠郊樂飲而歸（此亦寓機智）于是始脩軍令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予官（與德裕受李至降同）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窺窺虛實城中密謀屛語賊皆知之式陰察悉捕索斬

之刑將吏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客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又以費成不費）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管內得驍徒者百餘人虜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困餒亦可用　結之以恩）式既犒飲又賙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讙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式素知宗本能制馭士卒）本將之凡在管内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于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詗賊遠近衆

寡式笈而不應選儒卒使乘健馬少與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于是閲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正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爲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

用儒　兵法　寸兵必不可少　部署有法

機

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

（此後斷賊出入道路諸方略綱目皆不載）

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戣（跌跌虜複姓戣名也本鐵勒諸部之號跌音頡）將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明州之道南路軍大破賊于海游鎮賊入甬溪洞官軍屯于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

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
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鎮將
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遊思益等遇賊
將劉從簡于寧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皆棄船走山
谷得其船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賊 不可不熟察地勢）
剡恨無兵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寧海乃帥
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東路軍破賊將孫馬
騎于上嘐村賊將王皐懼請降浙東東路軍大破裘
甫于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以緩追

者蹶跌殘、令士卒敢顧者斬。○賊果自黃罕嶺遁去。○復、入剡、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爲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懼、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于剡圍之、賊

○始○分○路○討○之○至○是○又○用○合○勢○

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夜裘甫劉暀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遥與諸將語、離

城數十步官軍疾趣斷其後遂擒之甫等至越州式
（賊自是無生路矣）
腰斬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剡城猶未下諸將
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賊帥）帥將士五百突圍走諸
將追至大蘭山從簡據險自守諸將共攻克之諸將
還越請曰今幸從公破賊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
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
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
（以無用爲有用）
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
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爲候騎

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先是夏侯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繇是能成其功

芭山氏曰王式制敵全在不墮賊誘進止分合皆中節度然軍須無乏不以中撓害成者夏侯孜之力爲多至朝廷方議選將而孜逆知式足勝任卒能成功其平日留意人才尤諸臣所難

杜悰封還斜封

唐懿宗咸通元年、以杜悰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王名漼卽懿宗原名溫）監國奏也、當時宰相無名者、（指崔慎繇令狐綯白敏中諸人）當以反法處之、悰曰此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祚未熟萬機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

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防閑有法）豈得不自憂乎旣而事寢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旣而及第遇之于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遂沉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芑山氏曰以斜封還授公慶直告兩樞密旣使公慶殺相之計不行又使兩樞密知殺機一萌禍將一及已不復附會公慶此中所全者大非深識事機不能應之如此速也

高仁厚平阡能

唐僖宗中和二年邛州牙官阡能憒陳敬瑄多遣入歷縣鎮詗事詗事者多所求取因作亂淩淫入蜀州境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執訊之果阡能諜也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某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詗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

即用賊諜爲間

救汝父母妻子但語斥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塞中人云僕射憫爾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澌洗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斥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斥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

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窖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乃免命悉平塹柵纔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所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于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地名以邀官軍仁厚詗知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

知賊中脅從欲歸順故先告諭

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譟爭棄其甲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狼狽棄寨走其衆執以詣

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語。縛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凡四千人。明旦仁厚詔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塗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我前行。過穿口句胡僧寨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羅夫子寨可歸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為隊。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劒遏之。衆共擒以獻仁厚。其衆

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
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
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
此皆方略綱目皆不載
降人猶未食使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
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
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
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
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
子脫身奔阡能寨其衆皆降明日羅夫子與阡能謀

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
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
旦諸寨知大軍已近呼噪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
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衆挈羅
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
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自諜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 破阡能機括全在此
如朞年今遇尚書已死而復生矣讙呼不可止賊寨
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
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

瑄梟韓求羅夫子首于市。釘阡能羅渾擎于城西。七日。而剮之。阡能孔目官張榮、屢舉進士不中第歸于阡能、為之謀主、為草書檄、阡能敗、以詩啓求哀于仁厚、仁厚送府釘于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榜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准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榜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

名教、罪人

詩啓豈足乞哀

耳。他日行全寄餉溪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大帥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

芑山氏曰。仁厚因賊諜以爲間。知賊衆皆爲脅從。不忍孥僇。因撫之以恩。諭之以義。執一羅渾肇揚旗先驅。便勢同破竹矣。

又曰。欲空賊巢穴。故各寨俱焚。至新津諸將欲焚寨。而仁厚以降人未食。運出資糧。此非獨務食于敵。尤足見拳拳撫存降人之意。宜望風歸順者之踵相繼耳。

高仁厚平韓秀昇

唐僖宗中和三年、陳敬瑄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討峽路群盜平之、初莊夢蝶（二賊）與韓秀昇屈行從戰、皆爲所敗、敗兵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仁厚于路。叱之卽止、斬都虞候一人。更令脩娖部伍。召耆老（此必諜先知○之得耆老言○益信○耳若專信耆老安○知耆老非○烏江檥舟待項○籍者乎）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藁、夜繇間

道攻其寨且焚之賊望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衆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相繼皆沉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皆降秀昇行從見衆潰揮劍亂斫欲止之衆愈怒共執二人詣仁厚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宣宗年號）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若因無公道而反則寇盜紛起繇來者漸豈盡寇盜之罪哉）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

芑山氏曰悉賊中情形故能焚燒積聚使盡失所恃募人鑿舟與穿地陷城同特水陸稍別

高仁厚敗東川兵

唐僖宗中和四年、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詔以高仁厚爲留後將兵討之、仁厚至德陽、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關以拒之、君雄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旁數寨聞之、皆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

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壓之壕中、斬獲甚衆、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明旦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走○者○不○能○悉○誅○只得少寛一歩）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爾曹速歸、來旦（○用諭）牙參如嘗、勿憂也、韶素名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不召諭它官○而獨召○韶以此）寨、惟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

遂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敢復出矣○仁厚陳于關下○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又○用伏設伏于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歸○仁厚進圍梓州○東川將吏斬師立以降○詔以仁厚爲東

州節度使。

芑山氏曰。用法寬猛得中。觀仁厚處置諸將。或宥或戮。所謂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凡姑息酷忍者皆非。

余　垣
孫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機卷之四終